

假想者 的 仪式

假想者的
仪式

(日) 篠田节子 著

二水牛一 译

儀仮
礼想

假想者の仪式（下）

（日）筱田节子 著

二水牛一 译

KASOU GIREI by Setsuko Shinoda

© 2008 Setsuko Shinod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ought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假想者的仪式. 全2册 / (日) 篠田节子著; 二水牛一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133-1106-9

I. ①假… II. ①篠… ②二…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14300号



假想者的仪式

(日) 篠田节子 著; 二水牛一 译

策划统筹: 褚 盟

责任编辑: 羡晓倩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25.25

字 数: 435千字

版 次: 2013年4月第一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106-9

定 价: 80.00元 (全两册)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齐藤没有打来什么特别的电话，天渐渐亮了。

正彦与信徒一起参拜日出后，一个接一个地熄灭了灯笼里的火焰，开始举行早晨的礼拜。结束之后，教主的任务终于完成了。

正彦回到办公室后，迫不及待地喝着工作人员为他倒的茶，眼睛直直地盯着电视机的画面。

“播报那个新闻了吗？”正彦向在场的工作人员问道。

他们都摇头表示没有。

“新闻速报里也没有。”

那天夜里正彦回到自己家后，森田终于打来了电话。

“是女工人纵的火。”森田沉痛地说道。

“竟然是女工人？”

正彦回想起当时在印度尼西亚看着自己的年轻女性的脸孔。用发卡固定着覆盖从头顶到发梢的白色头巾，端正的五官，漆黑的瞳孔里浮现着毫无疑问的不信任。

既不是伊斯兰过激派有目的的恐怖袭击，也不是被卷进了以国家或地区为单位的暴动。这次纵火是三宝垄工厂的女性职工干的。

应该不是薪水低、工作环境恶劣这样的问题，会不会是齐藤对年轻的女性员工做出了让其误解的行为了？还是她们疯了，真的做了那么可恶的事？

森田好像察觉到了正彦的想法，说：“我们公司付给她们的薪水比当地的工资标准高出很多。福利方面也很优厚。就算有什么不满，也不能这样恩将仇报啊。”

工厂被烧得只剩下框架，机器也只剩下金属残骸了。从哪里看都明显是工厂职工干的，可是当地的警察完全没有理会。森田满腔怒火地补充道：“儿子说，只能撤退了。”

第二天深夜正彦才得到有关盛光火灾事件的详细信息。回到中野新桥集会所的矢口，在网上检索的时候，发现了某个 NGO 的主页。

一篇来自驻当地会员的报告详细叙述了盛光公司的三宝垄工厂遭遇纵火的来龙去脉，文章题目为“对当地情况不太了解的日本企业遭到了沉重的报复”。

原因绝对不是低薪长时间的劳动，也不是日本工作人员对她们实施了暴力或性骚扰。上面写道原因是，工厂厂长齐藤强制要求职工们参加奇怪的宗教礼仪和修行训练。

早晨礼拜的时候，修行的内容包括向公司空地里的偶像礼拜，不论是休息日还是斋月，都要出席佛事和祭奠等活动。特别是在杀鸡的现场，因为那是工作就没关系，信仰会原谅他们的杀生这样的说法使虔诚的穆斯林工人们很反感。另外，在休息日只招集未婚的女性工人，进行以“度过充实的少女时代”为目标，以“将‘是’

挂在嘴边的清楚工作态度”为口号的“态度训练”。

工人代表曾多次向齐藤提出意见，但是齐藤完全听不进去。

不过，在盛光工厂上班的女孩及妇女们的收入在当地是很多的，她们成为了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带着相持已久的矛盾，女性工人们迎来了“佛灯祭”的那一天。

齐藤在当地用椰子油代替了昂贵的黄油，让工人们制作佛灯。和往常一样，还是强制要求工人们参加礼拜和仪式。另外，向居住在三宝垄和日惹的日本人也送出了很多邀请函，好像是想举办一次盛大的集会。

当然，通晓当地情况的日本人无视那样的邀请函，可是出于情义偶然露面的建筑公司的职工在那里听到了齐藤在工人面前这样的演说：“我想在佛法荒废的地方重新让佛的教义复活。”

就在这时，手里拿着佛灯、吟唱着真言、面向院子里的祭坛行进的女性工人队列乱套了。其中一人将佛灯投向了祭坛，以此为信号，当天参加仪式的女孩们开始一齐将手中的佛灯投向祭坛和工厂的建筑。

佛灯被摔坏后，洒出的椰子油由于燃点高，火大部分都灭了。但是佛灯的灯芯还继续燃烧着，而且火苗越来越大。两三百个佛灯洒出的椰子油随着火焰蔓延，烧到了空地上用于照明的灯笼以及建筑。

村民们也参与进了鸡犬不宁的现场里，用短木棒和石块砸向工厂的玻璃和机器，玻璃被砸碎了，机器被砸坏了，佛灯引起的火蔓延到了整个工厂。

迅速觉察到危险的建筑公司职员不管三七二十一，让齐藤上了他的车，离开了现场。那个职员说，如果留在那里不避难的话，肯定

会被杀掉的吧。

那个非政府组织主页上的新闻这样写道：“沾染上所谓圣泉真法会这个奇怪的新兴宗教的盛光是个特殊的例子。但是以后不会有那么有经济实力却没有常识的日本企业了，差点儿没有发展成外交问题。与当地的人们之间产生摩擦，无疑是给了伊斯兰教过激派实施攻击的恰当理由。”

“圣泉真法会”这个固有名词在那篇报道中登场了，正彦受到了打击。不光是提到了教团的名字，还描述了圣泉真法会的创立时间、活动状况、教主的名字等内容，引用教团主页的东西恳切详细地对教团做了介绍。

“没有想到那个家伙会那么傻！”正彦回想起齐藤工厂长那张看起来耿直的脸，痛恨地在心里骂道。

确实会像森田的儿子说的那样，只能撤退了吧。

到底会损失多少钱？鸡肉的购买商会马上找到吗？与老客户京料理连锁店签的合同将会怎样？森田没有对作为公司外部人员的正彦说一点涉及这些问题的话。这样一来，盛光的支柱会不会岌岌可危？正彦不清楚这一点。不管怎么说，做出在印度尼西亚发展决定的是森田，但是让步入正轨的事业受挫的绝对是正彦创建的宗教。

矢口叹着气，用乐观的口吻说：“最近频繁听到日本企业设立国外法人后，由于出现赤字而撤退的事情。不过，即使那样也仍然坚持的企业也有很多。”

“就算盛光坚持在印度尼西亚经营下去，董事会也会撤掉他董事长的职务……”说到这儿，正彦闭上了嘴巴。

森田既是盛光的创始人，又是公司的老板。作为董事会成员的妻子和女婿不会轻易地撤掉他的职务的。典型大权独揽的经营才使

业绩不断增长，森田用这种方式养着一个教团。如果董事会能够正常地发挥出实际作用的话，根本就不可能在盛光的地盘建起教团的本部。

正彦对自己说，即使悲观地去想也没有办法。

为了炼成会的指导，当天正彦去了神奈川县的一个计算机软件研究所，下午很晚才回到本部。正彦听取了增谷报告的佛灯祭的收支情况，确认教团赚了点钱后，话题转向了印度尼西亚工厂。

增谷也已经掌握了当地的工人们发起暴动的原因。

“外行可经营不了宗教啊！”这么冷漠地说了一句话后，增谷没有对齐藤的做法及森田的经营方针做出一句评论。

这时，一名中年女性工作人员走到了正彦背后说：“对不起，打扰了。”她没有继续说下去。

正彦转过身看到了一名穿着灰色西服的老男人站在那里客气地打着招呼。

正彦站起来，走了过去。

那个男人说着自己的名字及单位，不慌不忙地向正彦出示了警察证件。

正彦也冷静地应对，说道：“您好，您辛苦了！请问有什么事吗？”

是警察吧？是自己干什么了，还是中野新桥那边出什么事了……

瞬间正彦脑海里闪现了井坂的脸孔。那张乌黑的脸变得更黑了，脑子里闪过他和别人的妻子吊垂在树枝上的画面。难道他重演了由宇太的悲剧？

那个刑警说道：“现在请让我看一看佛祖。”

正彦心想，果然是那样。

刑警指着礼拜堂继续说道：“那里的。”

瞬间正彦放心地叹了口气。佛祖虽然在字面上是佛祖，但他指的是礼拜堂里黄金铸造的佛像。不过，对于那个佛像刑警会有什么事呢？

“真漂亮啊！”

“它是尼泊尔的学生们制作的。”正彦用微笑掩饰着内心的不安，稳重地对刑警解释说明道，“某佛教教团在尼泊尔为藏区难民和贫困家庭的孩子们建造了一所工艺专门学校。我们也作为援助活动的一环，从那里购买了佛像。确实技术高超的艺人在日本也有很多，但是我觉得将信仰之心深入到佛像里的佛像才是真正的佛像。”正彦一边说着话，一边在刑警的眼睛中寻找着某种东西。

“国立那边的佛像不是尼泊尔的学生们做的吧？”

“那个……”正彦没有继续说下去。

大持金刚、观音、阿弥陀、弥勒、金刚萨埵，还有喜金刚、欢喜佛等守护神，八尊佛像里有一尊不是工艺学校的学生制作的。由于没有发票，对于支付给石坂的大约九百万日元的现金去向，正彦瞬间产生了遐想。

国立那边确实有一尊石坂说不出出处，是一个收藏家转让的佛像。

“其中一尊佛像其实是赃物。”

正彦屏住呼吸，看着刑警。原来说不出出处是这么回事啊。字画古董常常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可是正彦却一无所知，支付了相应的钱买来了它。没有犯任何罪，法律上也没有规定返还的义务。

“哪一尊是赃物？”

“那尊有点怕人看见样子的佛像。”刑警回答说，没有特别指明。

“是欢喜佛吗？”

与明妃合为一体的那尊佛像。

“那是一九九二年从尼泊尔的卡鲁玛拉斯僧院盗取的。”

偶然拜访国立支部的一名藏传佛教青年爱好者，他对八尊佛像很感兴趣，所以经常去那里。在调查那些佛像的名字及样式的时候，发现其中一尊佛像是赃物。那是在尼泊尔国内和研究者中间相当有名的失盗事件中的赃物。

“是很珍贵的佛像吗？例如在日本的话，相当于国宝级的东西吗？”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指定的文化财产！”

正彦不知道说什么，看了刑警几秒钟。怎么会弄来这样的佛像，想到石坂就气不打一处来。他不应该不知道这些事。

“要履行返还义务吗？”

“已经过去整整十年了，所以不经过调查是不知道是否属实的。”

不是法律上规定的义务，而是出于道德上的责任吗？

“当然，如果调查清楚那尊佛像是赃物的话，我们会返还给那边的寺庙的。”正彦立刻回答道。

对那尊佛像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留恋。与其继续持有一件赃物而遭受世人责骂，还不如将其物归原主，赢得名誉才是上策。随后，让 VIHARA 商会给他们行个方便就可以了。

“那都是后话，那尊佛像是从哪里买来的？”刑警问道。

“和这里的佛像在同一个地方买的。一个叫 VIHARA 商会的美术商。”正彦指着摆放在眼前的祭坛上的佛像说道。

“花了多少钱？”

“记得是……”

想到实际支付的一千四百万和发票有五百二十四万的差额，正彦没有说出口。

“因为那是跟支部的开设同时购买的东西，八尊佛像、法具以及曼陀罗等都是一起支付的，如果要问那一尊佛像多少钱的话，不看详单是不知道的。”

正彦让增谷拿来了文件。

“一百八十万？”

这一尊的价钱比其他的七尊要贵。其他几尊佛像都是五六十万日元。虽然支票的明细上写的是五百几十万，实际上支付了一千四百万。

刑警没有再作过多询问就回去了。当刑警的背影在眼前消失后，正彦来到了外面的公家车站旁的公共电话亭，将电话卡插进了电话。现在如果用手机的话，可能会被监听。他拨通了VIHARA商会的电话，向接电话的石坂传达了今天和刑警的交谈。

“哦，这样啊。”石坂不慌不忙地回答说。

正彦不知道他内心是怎么想的。二手工艺品的供给有内部市场，这是常识性的东西。像做石坂那样生意的，被卷进这样事件的数不胜数，肯定会来处理的。什么都知道，却装作不知道的样子进行交易。这就是石坂的买卖。

“被刑警问道花多少钱买的，并且给他看了明细。”

“哦。”石坂仍然是沉着冷静地说道。

“因为说不出出处，所以只能这样了吧？”正彦一个劲儿地说道。

“啊？”石坂回问道，“我可没有说过那样的话，我们没有谈论

过这样的话题。”

过了一会儿，石坂暴露出了他的意图：“而且什么都不了解就购买的圣泉真法会没有必要退货。”

“我没那样的想法。”说完正彦挂掉了电话。

当正彦回到本部后，增谷问他：“怎么了？”

虽然刚才正彦什么也没说就离开了办公室，但是增谷好像知道正彦去干什么了。

“我给石坂打了个电话。他没有说那尊佛像是通过什么途径购买的。”

增谷点头说：“我们最好不要知道。”

第二天早上，正彦穿着睡衣就来到了自家楼下的信箱前，取回了报纸，在电梯里就打开，开始阅读。

果然出现了，在社会新闻一版中有这样的标题：“在宗教团体的设施里发现了被盗佛像”。整个报道的描述跟刑警说的一样。报道最后称赞了日本警察的搜查能力，同时也刊登了尼泊尔文化大臣的话，他希望现在持有那尊佛像的教团能够及时返还给他们。

正彦小声说道：“不用你说，我会返还给你们们的。”

正彦刚回到房间里，电话就响了。是矢口打来的。

“不好了，出大事儿了！”

“什么大事儿？”

正彦解释道，对于这件事，他们没有任何过错，打算将佛像还给尼泊尔的寺院。

“这样的决定是正确的。无条件返还吗？”

“已经过去十多年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条约上没有返还的义务。就算没有过了十年，对方也应该支付相当的金额来购买回去吧。

但是我们并不打算做出那样的要求。不过要向石坂老板索取相应的回报。”正彦跟宣言似的说道。

正彦来到本部后，发现一名新闻社周刊杂志的记者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了。采访的内容是那尊被盗佛像是从哪里买的以及来龙去脉，和昨天刑警询问的内容差不多。正彦做出了和刑警谈话内容一样的回答，并补充说道：“当然，对于那尊有问题的佛像，我们会无偿还给原寺院的。

“并不是得失的问题。人心是软弱的。搞不好也许是连今天的饭都吃不上的穷人从那个寺院偷的呢。但是被盗的佛像经过了漫长的旅途之后，到了对此一无所知的人手里，最后来到了我们的教团。佛像只是完成了一次旅行，结束漫长的旅行后重新回到原来的寺院。这不是很好吗？我想告诉那个偷盗者，当佛像回到尼泊尔后，请你去一趟卡鲁玛拉斯僧院，去上供佛灯和鲜花并祈祷，向佛祖祈求原谅。谁都会犯错误，但是没有真正的坏人。当人们忘记祈祷之心的时候，人们的心就会远离佛祖，所以请你去那里祈祷，重新靠近佛祖吧。”

记者采访到一半的时候，眼神变得非常真挚。

正彦说完后，催促着记者来到了礼拜堂。看到金色的祭坛后，记者脸上瞬间出现了畏缩的表情。正彦面向这位记者，开始解释那些黄金的佛像作品是出自谁手。

“这样啊。”记者的脸上露出了有些羞愧的表情。

接着这位记者按照正彦说的那样，面向祭坛做出莲花合掌。记者离开礼拜堂后，看到向尼泊尔工艺学校捐款的文章及照片，他从自己的钱包里拿出二千日元放到了捐款箱里。

当正彦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增谷正接着一个电话。国立支部那

个画廊主人的妻子御园新子好像在诉说，警察、媒体还有普通人轮流到她那里询问被盗佛像的事情，她受不了了。

正彦接过了增谷手里的电话后，御园说：“虽然不知道，但是眼前竟然摆放一尊被盗的佛像。”

虽然增谷已经好好解释过教团没有任何过错，但是她好像接受不了。

正彦说，会无偿返还给卡鲁玛拉斯僧院的，所以不用担心。说完挂了电话，指示增谷去调查一下返还被盗佛像的相关手续。

“这属于文化厅管辖的范围。”增谷马上做出了回答。在正彦提出之前，他就已经查过了。

“一般是由文化厅通过外务省和尼泊尔政府的外交途径返还。本来我们就没有返还的义务，所以包装和运输以及保险的费用由对方承担。”

正彦对于增谷这么迅速的反应有些吃惊，回答说：“也不是什么大钱，我们来承担吧。”不让对方出一分钱，这样一来也会赢得大家的好评。

接着正彦指示矢口写下刚才和记者说的话，并发表到教团主页上。

可是，出售被盗佛像的当事人石坂完全失去了联络。

星期一的早晨，在家的正彦在报纸的下面刊登周刊杂志广告的地方发现了这样的标题：“支配二手工艺品黑市的石坂一光与惠法三伦会的回向法儒之间的黑色纽带”。

并不是之前来圣泉真法会采访的那个新闻社的周刊杂志，而是以女人裸体照为卖点的出版社的杂志，虽然是一则特讯，但是比新闻出版社的上等杂志描述的内容还要多。

石坂一光是 VIHARA 商会石坂老板的全名。

正彦匆忙下楼来到附近的一家便利店，买了那本杂志。

那则报道的开头就出现了圣泉真法会的名字。放置在国立支部的被盗佛像最先被提到了。但是根据报道，那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只是说没有鉴赏力的小型教团没有密藏而是公开了赃物。实际上，二手工艺品存在黑市是个常识，有些集团独自掌握着赃物的信息，作为捐客在亚洲国家暗中活动。也有组织当地的盗窃团伙实施盗窃并买取赃物的。例如报道中提到的以上海为根据地在各地作案的中国人盗窃团伙。

报道中称，石坂是将赃物带到国外进行买卖的中介，惠法三伦会的回向法儒参与洗钱。对于黑钱的清洗，惠法三伦会用于多个国家的慈善事业机构。另外，教主回向法儒从石坂那里买了很多赃物，那些赃物的一部分作为捐款的替代品流向了政治家手中。报道也提到了几个与惠法三伦会有牵连嫌疑的政治家，其中也有丸冈定次郎的名字。据说，他家中的西藏佛像也是石坂从盗窃团伙那里买来的，因为任何时候都可以在黑市换成现金，所以赠送给了丸冈。

报道中还插入了回向和石坂一起站在巴德岗寺院前的照片，根据登载在报道上的居住在当地的日本女性的证言，他们两人在那里达成黑色交易后，会去买尼泊尔的少女，将其困在另一所住宅里。

“这是日本的耻辱。赚取黑钱，我们大家还能忍一忍，可是那两个人竟然在这里也干那么恶心的事。”一名在泰米尔地区经营简易旅社的女主人气愤地说道。

圣泉真法会的名字在报道的最后再一次登场了。现在回向有这样的野心：将惠法三伦会推向顶峰，使国内新兴的小型教团及日本各地的寺院系列化，然后建立总寺院。当然他会将被盗的佛像散布

到那些属下的教团。圣泉真法会就是回向的目标之一，他想逐步吞并这个弱小的教团。

正彦胡乱地合上了杂志，抱着臂膀心想，回向确实有收购圣泉真法会的意图，不过这边没有同意，而且避免与其接触。

以这样的形式被报道的话，太败坏形象了。如果与回向法儒合作的话，教团是忠诚的信徒和支持者会离去吧。

正彦很迷茫，不知道应该采取措施还是不予理睬，于是拨打了熟悉媒体业界的矢口的电话。现在才上午九点多一点，矢口却没有在家，打他的手机，手机没电了。接着，正彦又拨打了中野新桥集会所的电话，矢口也没有在那里。然后，正彦又试着拨打了国立支部的电话，接电话的御园新子说，矢口昨天傍晚关闭了支部后就回去了。她晚上也想联系矢口，可是给他的家里打电话没有人接。

最后，正彦打通了本部的电话，告诉了增谷杂志的事情。增谷说完他去看看那则报道，挂了电话。

上午正彦在去往本部的车里接到了增谷打来的电话。增谷在电话里说，针对描述圣泉真法会的部分，已经向出版社邮寄了抗议书及要求其登载道歉广告和订正报道的文书。

增谷还是一如既往地第一时间做出正确的判断并迅速处理。可是，在这关键时刻矢口却不见了踪影，正彦十分生气。

之后，正彦给 VIHARA 商会打了电话，石坂也没在。于是让接电话的职员转告石坂，十万火急，速回电话。几分钟后，一个公共电话的号码给正彦的手机打来了电话，是石坂。为了避免留下通话记录被窃听，他没有使用手机，看来他也是十分谨慎的。

正彦告诉了他那则报道。

“我知道。在离开书店前，我已经看过了。”石坂很冷静，然后斩钉截铁地补充说，“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针对与我教团相关的报道，我们已经向出版社送去了抗议和寻求登载订正报道的文书。”正彦说道。

“那是没有用的。”石坂低声笑着说，“因为是做这份工作的，出现诽谤的报道也是没办法的事。但是社会上有些人是可以诽谤的，有些人是不能诽谤的。这本杂志好像还涉及不到那个范畴的级别。”

“难道回向会利用教团内的过激派，驾驶卡车冲进编辑部吗？”正彦担心地问道。

“怎么会做那么愚蠢的事？”石坂笑着说道，“哎，主编好像发生了变动。”

石坂继续说道：“对了，给予我和回向先生奇怪评价的那个在当地经营着简易旅社的女老板，她才是加德满都惹人厌恶的人。日本的贫穷旅行者在她的旅社里上吊自杀，去年一个学生吸毒过度死了。她本人也吸毒，有时眼睛是全红的，说话也很奇怪。那个女人的旅社成了败类似的旅行者逗留的地方。偶尔我和回向先生会去那里救出当地的年轻人，让其进入工艺学校，所以她就把我们当成仇人了。而且还将那样的事吹嘘给日本的旅行者听。不管怎么说，这都跟桐生先生没有关系，所以您完全不用担心。”

正彦不知道该相信谁的话，不过未必不是谎言。

正彦心中仍然无法平静，挂掉了电话之后，才意识到对于被盗佛像石坂只字未提。他巧妙地岔开了话题。

不管怎样，已经这样了，尽快将有问题的佛像返还到尼泊尔就不会有麻烦了。正彦回到本部后打算马上命令增谷办理手续。将车